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七

鄧 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書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爰  
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  
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  
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  
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師古曰家語

云孔勝字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漢室龍興

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  
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

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註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土

漢定伏生求其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於于齊魯之  
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  
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  
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  
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卷以其意屬讀而已  
氏曰二十餘篇即馬融所註二十九篇是也孔頴達曰書本  
伏生所傳武帝之出而得行史曰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  
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  
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詳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  
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  
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  
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  
魯凡二十八篇今知泰以言一篇故為二十九篇  
耳其泰誓真偽之說詳日九本篇此未暇論也 至魯共王好治宮  
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  
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間金石絲竹之音  
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  
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一 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  
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 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  
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 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

### 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

者陸氏曰共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  
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既堯之時而安國為隸古又特定其所可  
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  
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  
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擊牙至有  
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一體  
乎其亦難言矣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  
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葵微  
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囹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  
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而以其序冠篇首者也為四十六卷者  
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  
為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者大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  
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六禹皋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  
二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  
者六卷故為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汨作九共九篇彙獻  
帝告薨沃湯征汝鳩汝方夏杜欵至臣苞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  
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宣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  
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鞠肅 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  
精覃思博考經籍摭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  
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

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詳此意雖說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為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

以為孔子所作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隋經籍志曰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

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

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

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列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

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

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六亦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

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書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

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系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

又濟南伏生所誦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

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

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

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

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註然二

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私府

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

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

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

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

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一家齊代唯傳鄭

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

篇出於齊梁之間攷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

之末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

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為三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泰誓云誣神者歿及三世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異同者疑伏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所偽作者也

九峯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古文

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歙魯共王壁中書孔安國為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晁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辨他經專門每輒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為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

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楊雄杜預之徒皆不  
及見劉向以魯共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誥亡簡二字之  
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  
異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懿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  
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爲聖賢不可及者也  
其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  
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  
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視前爲有間  
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  
於吾道焉爾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  
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  
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  
益遠安國自以爲博攷經傳採摭群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

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  
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  
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  
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爲田觀寧王以庶言同則亡  
繹字其乖謬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經殘  
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忽哉

先公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  
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  
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  
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涕鏞澀短刀何足云詳此詩似謂  
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  
燬之列使中國家傳人誦之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

能使先王大典獨存夷貊可嗜也亦可疑也然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云

漢志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劉向校經一書合四十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出者與此同

隋志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計七書合四十一卷

唐志二十五家二十三部三百六卷元虞以下不註

宋三朝志十一部一百一卷

宋兩朝志二部一十三卷

宋四朝志一十二部一百二十卷

宋中興志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

尚書大傳三卷

崇文總目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玄註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博引異言授經而申證云

晁氏曰勝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

陳氏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印板刊闕合軍求完善本

本長章句

本傳長習歐陽尚書建武時為博士遷河南太守註尚書章句皆

本之歐陽氏俗號為平氏章句

周防尚書雜記

本傳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謙受古文尚書建武時以明經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後仕至陳留太守

孔安國尚書註十三卷

晁氏曰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間始顯詳見唐孝明不喜古文以  
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今改無波之類是也按安國既  
定古文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藏于私家而已是以鄭康成註禮  
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氏趙岐註孟子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  
皆曰逸書蓋未嘗見古文故也然嘗以禮記較說命孟子較泰誓  
大義雖不遠而文不盡同意者安國以隸古定時失之耳

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塗暉  
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註解而逵父微實受書  
於塗暉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  
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註經傳有援大  
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  
文蓋伏生書上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  
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鳥之祥實偽書也然則馬鄭所解

豈真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二十三篇即伏生書  
也亦未得為孔學矣穎達又云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  
其紀綱以為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  
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冲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  
賾賾為豫章內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姚  
方興者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篇夫以  
孔註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耶  
然終有可疑者

石林葉氏曰今孔氏尚書本所謂古文尚書出魯共王毀孔子宅  
所得也孔安國所傳會巫蠱事作不得列於學官故漢儒雖揚  
雄之徒多未之見西漢所傳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揚雄法言  
稱酒誥之篇俄上矣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  
侯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者也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



故班固云遷書載堯舜禹夏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史記所引書及叙皆與孔之本合其餘諸篇所引字與訓詁或不同者皆出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註為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與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云云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註釋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為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攷朱子語錄孔安國解經且取亂道者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因

說書云其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軍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況它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它个大序格致極輕却疑是晉宋間文章况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孔穎達尚書正義二十卷

晁氏曰穎達因梁費昶疏廣之唐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一經義訓百餘篇魏義贊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馬嘉運駁正其失求微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按始布天下藝文志云穎達與李子

雲王德韶等撰朱長才蘇德庸隋德妻二士雄趙弘智審覆長孫  
無忌李勣等二十四人刊定唐文志傳記事多參差此為尤甚所  
記撰著人姓氏類達往往不同

陳氏曰其序云歐陽夏侯一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安國  
所註寢而不用及魏晉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觀其學江左學咸悉  
祖焉隋初始流河朔為正義者蔡大寶巢倚費彪顧彪文義皆淺  
畧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穿鑿煩雜炫就而刪焉雖復微稍  
省要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未為得也

陸德明尚書釋文一卷

崇文總目皇朝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  
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今鄂刪定其文改從穎  
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

陳氏曰德明言伏生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是也可證馬鄭非見

古文又言梅賾所上亡舜典一篇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註  
從慎微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又言若稽古至重華協于帝  
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止乃  
命以佐總三十八字

石經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偽蜀周德貞書經文有祥字皆闕其書亦闕民字之類蓋  
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又剗土夢字  
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綱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又太宗時得  
古本因改正以綱為網未知孰是

古文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故謂之  
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  
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

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  
奇古非字書傳會字鑿者所能到學者攷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夾漈鄭氏曰按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  
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釋之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  
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鄭玄為之註亦不廢古文使天下後學於  
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元文字者謂  
之野書然易以今文雖失古意但參之古書於理無碍亦是矣明  
皇之時去隸書既遠不通變古之義所用今文違於古義尤多臣  
於是攷今書之文無妨於義者從今有妨於義者從古庶古今文  
義兩不相違曰書攷迨武成而末及終編又有書辨訛七卷皆可  
見矣

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七口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庶幾  
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心註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上

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  
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  
間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為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  
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為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後雖  
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往往人猶以僻書與傳視  
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  
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蓄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  
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  
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  
字復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為科斗書傳於唐者為隸書皆當  
時之人所罕習者蓋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  
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先撰以類達正義為本小加已意

尚書斷章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案其書略序來篇大旨

尚書集解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顧臨蔣之奇姚闢孔武仲劉敞王會之周覽蘇子才

朱正夫吳牧所撰後人集之為一編然非全書也

胡翼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胡瑗翼之撰皆其門人所錄無銓次首尾

張晦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景晦之撰景當景祐三年為房州參軍著論七篇

楊元素書九意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繪元素撰其序云詩書春秋同出於史而伊尼或

刪或修莫不有筆法焉詩春秋先儒皆言之書獨無其法邪故作

斷堯虞書夏書禪讓稽古商書周書費誓秦誓意九篇

蘇明允洪範論圖一卷

晁氏曰三論皆援經繫傳斥末以歸本二圖一以指散向之謬一

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

孫莘老書解十三卷

晁氏曰覺仕元祐謂康王以喪服目諸侯為非禮蘇氏之說本此

新經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王雱元澤撰熙寧時頒是書目于學官用以取士或少違異

輒不中程由是獨行於世六十年目天下學者喜攻其短自開黨

禁世人罕稱焉

陳氏曰其父安石序之曰熙寧三年目臣安石以尚書入侍遂與政

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准目八年下其說太學頒焉雱蓋

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目熙寧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

充修撰經義以安之提舉修定又以安石子雱惠卿弟升卿為修撰官八年安石復入相新傳乃成雲蓋主是經者也王氏學獨行于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於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鑿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士習膠固更喪亂乃已

朱子語錄曰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帶却有如此處後來人解書却須要盡解王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處

王氏洪範傳一卷

晁氏曰王介甫撰以劉向董仲舒伏生明災異為蔽而思別著此傳以庶微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訓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寒燠風而已大意謂天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畏也

東坡書傳十三卷

晁氏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准之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為多

陳氏口其於胤征以為戴和貳於舜而中於夏於康王之誥以釋衰服冕為非禮曰予於書見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恥哀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與平康之世無異所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借矣

朱子語錄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豈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東坡書所却好它看得文勢好

書義辨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撰其書專攻王雱之失

古三墳書一卷

晁氏曰張天覺言得之於北陽民家皆古文而傳乃隸書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畧隋志皆無之世以為天覺偽撰

陳氏曰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詭誕不

經蓋偽書也三墳之名惟見於左氏右尹子華之言蓋自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無徵不信不復采取于時固已影響不存去之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况皇謂之墳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錄其偽明甚人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晁公武云張商英偽撰以比李峯陰符經石林葉氏曰古三墳書為古文奇險不可識了不知其為何語其妄可知也

夾漈鄭氏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雖不畫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連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陰陽七象而統以山歸藏之大家有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八之為六十三墳始出於近代亦不為異事也

四其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始出於唐州北陽之民家世疑偽書然其文古其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為也如緯書猶見取於前世况此乎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則三墳始出於近代亦不為異事也

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蓋香不知其為何語矣混三墳已見削於夫子而謂其書忽出於元豐間其為緣妄可知夾漈好奇而尊信之過矣又况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與書也蓋百篇之類也八索易也蓋彖象文言之類也人所謂三墳者曰山墳氣墳形墳而以為連山歸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謂大象六十四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五典並稱乎

顏真范司馬無逸說命解三卷

晁氏曰皇朝兵安時范祖禹司馬唐元祐中侍講廷顏復說書宗

政殿日所進講說也

伊川書說一卷

晁氏曰伊川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洪範會傳一卷

晁氏曰皇朝孫諤撰諤元祐中博士其說多本先儒頗攻王氏之失

二典義一卷

陳氏曰陸佃農師撰佃為王氏學長於考訂

石林書傳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少蘊博極群書強記絕人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最為精耳

中興藝文傳曰其書頗採諸家之說而折衷其是非

石林自序曰自世尚經術博士業書者十常三四然第守一說莫

能自致其思余竊悲之因參總數家推原帝王之治論其世察其

人以質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頗自紀輯為書二十卷十

二萬有餘言

書碑傳十三卷

陳氏曰太常丞吳棫才老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

臣辨曰考異曰詰訓曰差牙曰孔傳凡八篇考據詳博

書辨訛七卷

陳氏曰樞密院編修官鄭樵撰其目曰糾謬四闕疑一復古

二樵以遺逸召用博物洽聞然頗迂僻

陳博士書解三十卷

中興藝文志紹興特太學始建陳鵬飛為博士發明理學為陳博

士書解

陳氏曰秦檜子熿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熿為侍郎文書不應令鵬

飛輒批還之熿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因論春秋毋以子貴言

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沒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  
侯之命具言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不知其  
德之不足以償怨鄭相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于申君臣如此  
而望其振國耻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無垢尚書詳說五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撰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瀾翻似  
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聞使不墮於淺狹故讀其書者  
亦往往有得焉

程大昌書譜二十卷

陳氏曰本以解經而不盡解有所發明則篇為一論

程大昌禹貢論圖共四卷

陳氏曰凡論五十三篇後論八篇圖二十一其於江河淮漢濟黑  
弱水七水川以為舊傳失實皆辨之淳熙四年上進寧甯廣矣

上下數千載幅員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聞見而欲決於一  
心定於一說焉保其皆無牴牾然要為卓然不詭隨傳註者也

東萊書說十卷

大愚叟書後曰尚書說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伯氏太史已亥  
之冬口授諸生而筆之冊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居多以  
詩書禮樂訓授學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嘗喜為書也然聽  
之有淺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既廣而漫不可收拾伯氏蓋深病之  
一日客有來告者曰記錄之易差固也各述其所聞而復有詳畧  
得失之異則其差為甚矣非有以審其是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  
然其言取尚書置九問而為之說先之秦誓魯誓者欲自其流而  
上泝於唐虞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於  
覽習而有以會其舊也訖於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  
今姑欲以是而廢夫世之所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未再歲伯



氏下世整次讀詩記猶未終篇書及三禮皆未及次第攷論而書則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康史君曾伏取而刊之學官書來求紀其本末義不得辭也因書其所知以附于卷末

陳氏曰今世有別本全書者其門人續成之非東萊本書也失字語錄曰呂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解不去處否曰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是難說今只是強解將去爾要之伯恭却是傷於巧

### 晦庵書說七卷

陳氏曰晦庵門人黃士毅集其師說之遺以為此書晦庵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每以為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強通今惟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辨其它皆文集語錄中抽出書古經及序共五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分經與序仍為五十九篇以存古也

### 蔡九峯書集傳

自序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書曰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沉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攷眾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真旨乃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篤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云

### 尚書講義三十卷

陳氏曰叅政張綱彥正撰綱政和時及第仕三朝歷蔡京王黼秦檜三權臣乃不為屈紹興末預政此書為學官時所作

### 林少穎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

陳氏曰少穎從呂紫微本中居仁學而太史呂祖謙則其門人也其自序謂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它務不輟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

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  
朱子語錄曰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  
黃度文叔書說七卷

陳氏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閩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為友朋道之

袁燮潔齋家塾書鈔十卷

陳氏曰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

袁氏家塾讀書記二十三卷

陳氏曰題四明袁覺集未詳何人大畧倣呂氏讀詩記集諸說或述已意于後當是潔齋之族

尚書精義六十卷

陳氏曰三山黃倫彛鄉編次或書坊所託

梅教授書集解

陳氏曰其書三冊不分卷不著名不詳何人

柯山書解十六卷

陳氏曰柯山夏僕元肅撰集二孔一蘇陳林程頤張九成及諸儒之說便於舉子

書少傳十八卷

陳氏曰新安王炎晦叔撰

南塘書說三卷

陳氏曰趙汝談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決也然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掇擊舐排則似過甚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攷

經詩

漢藝文志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二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見在為數 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

又曰刪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

刪其章或章刪其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序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絀文之著也此鄆風君子階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為意之善故句刪其字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取為近之漢書師古註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註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石林葉氏曰詩有

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為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為眾所宗此無它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偽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詁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丞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其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

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士則書之直偽未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

### 詩序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後漢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公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

### 傳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石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

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韋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又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爲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爲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

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爲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亦有序卦彖象及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遺法況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爲鄭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強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爲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微學毛詩於謝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畧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爲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道人之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興



缺P5-P6

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為之則於理為近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公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註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人反為因

於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天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人有邪且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皆可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為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為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



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籍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

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坦如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淑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鶉羽步姑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芣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

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飢渴之情狀憂季  
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  
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  
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  
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  
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  
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  
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  
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采芣采  
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  
風文公胡不翫索詩辭別自為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  
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  
而使聖經為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閔睢

者謂其樂而不淫豈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  
詩傳攷之其指以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  
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埤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  
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  
瓜采芣立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卑山有扶蘇擇兮狡  
童褰裳羊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  
它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  
為放蕩無耻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  
所刪何等一篇也

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  
之刺其君愚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  
一舉而歸之淫諂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為序  
者之意必以為為詩無一篇不為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  
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古者廢人誘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  
况變風變雅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亦不可  
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譏訕之辭太過如彼童蒙篇之刺忽亦不  
害其為愛君憂國不能自己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諷諷之名而  
自處於淫諂之地則夫身為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正孟子  
所謂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類月之其罪浮於訕上矣反得

為溫柔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  
敦厚乎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  
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為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  
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  
文武而弃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為削之而已  
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  
詞人墨客跌蕩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原輩作為樂府備  
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采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  
口不道其詞家不畜其書懼其為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  
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儒先為之訓釋使後學  
誦其文惟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  
後可以為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  
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

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閔惜而遂憮然遽有懲創之  
心耶愚又以為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行所  
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  
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未  
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為惡也禁之使  
不得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為此鋪張揄揚之中所  
以為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為之夫豈真以  
居喪食稻衣錦為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  
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為之  
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  
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  
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  
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

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為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為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一南之詩如閔雎桃夭諸篇為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一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閔雎為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况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非心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

而况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佚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為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思無邪  
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  
秦洧之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  
邪視之如不以木爪為美齊桓公不以來葛為懼義不以遵大  
路風雨為思君子不以褻裳為思見正不以子矜為刺學殺廢  
不以揚之水為閔無臣而俱指為淫奔謹浪要約贈答之辭是  
也且此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  
謂之淫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  
邪者乎  
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

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爲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

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審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文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蓋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寡裳子游賦風雨子期賦有女司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彼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

國史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實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其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空因其一語之贅疣非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襲虛空探索而為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言之如所謂皇帝二載初閏八月初吉如所謂五閏京城南茲惟群山圍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上猶弔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飢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狙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頗倦於學巖君督過之竟至化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園目成而

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為雖脫吏責尚縻閑廩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即三詩之序也後村之於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為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巧亦終於臆說而已或曰文公之於詩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頌人載駝清人鳴鴉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閔睢韓詩以為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閔睢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

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  
可信而閔睢之序獨不可信乎邨伯舟毛序以為仁人不遇而  
作文公以為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為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  
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  
群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愠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  
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  
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為未當此類是也夫  
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  
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為異  
論哉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  
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  
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

可信也朱文公曰二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  
其實以為監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  
詩元未嘗刪矣全同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  
變風諸篇必見其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  
所引逸詩攷之則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  
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  
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  
以錄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  
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  
多聞缺疑異時嘗讀史缺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  
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  
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攻者也其缺而不  
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攻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

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則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鷓鴣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鷓鴣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缺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采芣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

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二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俵俵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爲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以特立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祇見其齟齬而不合踈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爲後人臆度之說則此興諷誄之詞其所爲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誓虎高之隱語蔡邕黃紉婦之廋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



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正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翫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為然故復摭述而不作多聞缺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

